

杜特尔特被捕背后

菲律宾两大家族的“存亡之战”

近几个月来,杜特尔特与马科斯家族间的“权力之争”持续升级。

当地时间2月13日,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在其领导的民主人民力量党集会上,喊出“保护莎拉”的口号。此时,距离菲律宾众议院通过针对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仅过去8天。

这场“父女保卫战”的导火索,直指2月5日菲律宾众议院的一场政治地震:215名议员联署弹劾莎拉,远超过法定的三分之一门槛。

弹劾案的源头,可追溯至2024年11月23日莎拉的“午夜崩溃”事件。当夜,莎拉在副总统办公室开启了一场黑暗中的直播,含泪发出震惊全国的死亡威胁:“若我被杀,就去杀了总统马科斯、第一夫人和众议长!”这段失控宣言随即被媒体称为“菲律宾版水门事件”,彻底撕碎了两大家族维持三年的脆弱同盟。



2024年11月13日,杜特尔特父女在菲律宾奎松市。(IC图)

脆弱的“天作之合”

2021年,两场特别的会面促成了一次让世界震惊的政治联盟。

第一次会面发生在5月31日,莎拉43岁生日当天,参议员伊梅·马科斯和弟弟费迪南德·马科斯亲赴达沃市,为时任该市市长的莎拉庆生。

第二次会面发生在10月23日,莎拉在宿务再度与马科斯姐弟会面。这两场会面的促成者正是伊梅·马科斯,她既是莎拉的好朋友,也是马科斯的姐姐。有分析称,正是这两场关键性的会面,让莎拉和马科斯达成了“某种合作”。

宿务会面几周后,莎拉公开宣布,将以“团结”为竞选纲领与马科斯并肩参选。这一声明立刻震惊全国。当时,呼声最高的潜在总统竞选人其实是莎拉,其次才是马科斯。他们同属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

熟悉莎拉的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杜特尔特并不知道莎拉的决定,因为一直以来,她渴望证明自己独立于父亲。”莎拉本人后来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但在杜特尔特看来,马科斯是一位软弱的领导人,并不适合带领菲律宾发展。

几乎没有悬念,2022年选举中,总统候选人马科斯及其搭档莎拉以压倒性的优势胜选正副总统。结果宣布之时,直接促成两大家族合作的伊梅·马科斯再次表示,这是菲律宾政坛的“天作之合”。

其实,这次被称为“天作之合”的联盟中,风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据一位接近马科斯的人士称,就在选举刚刚结束之际,杜特尔特阵营要求马科斯将内阁的一半席位分配给盟友,这一要求让后者感到震惊。而双方出现摩擦的首次公开迹象则是,莎拉被剥夺了担任国防部部长机会,而是被委任了权力更小的教育部部长。

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学者安东尼·劳伦斯·博尔哈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马科斯和莎拉本都是非常不同的两种人,他们背后的阵营也代表着不同的立场。归根结底,这一联盟的根基是脆弱的。

“180度的大转弯”

团结的表象仅维持了一年,两大阵营的关系迎来了第一个转折点。2023年5月,众议院意外罢免了前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的副议长职务。

有消息人士称,在竞选之前,阿罗约本应被安排为众议院议长,就像2018年那样。然而,当选总统后,马科斯迅速任命了自己的表弟马丁·罗穆亚尔德斯出任这一职位。而这次罢免阿罗约的发起者,正是马丁·罗穆亚尔德斯。

阿罗约是前总统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的女儿,也是菲律宾第二位女总统。在公众场合,阿罗约从不吝啬对莎拉的欣赏。2019年,她评价莎拉·杜特尔特是“菲律宾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罗穆亚尔德斯的行为引发了一切。”杜特尔特的律师萨尔瓦多·帕内洛后来表示。她透露,阿罗约被免职后,“莎拉一直在等待马科斯的表态,但他在当时选择了无视。总统府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这一举动激怒了莎拉,致使她首次公开攻击马科斯的盟友。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罗穆亚尔德斯是“无耻的怪物”,并谴责他“政治上有毒”。随后,莎拉辞去了由议长罗穆亚尔德斯领导的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职务。

几个月后,罗穆亚尔德斯所率领的众议院直接向莎拉本人发难,众议院对莎拉处理机密资金的方式进行了审查,两大阵营关系迅速恶化,杜特尔特公开抨击众议院是一个“腐烂的机构”。

随后,众议院又抛出一枚重磅炸弹。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一致投票通过了3项决议,敦促菲律宾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ICC)合作,调查前总统杜特尔特发起的禁毒战争。警方数据显示,杜特尔特执政期间的禁毒行动中,造成6200多人死亡,警方通常称他们是出于自卫而杀死嫌疑人。但人权组织认为,实际死亡人数远高于此。

上任之初,马科斯曾表示不会协助国际刑事法院对杜特尔特禁毒运动进行调查。但从2023年11月起,马科斯透露正在重新考虑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这让一些人相信,马科斯即将利用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他的前任。“他们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杜特尔特前发言人哈里·罗克表示,“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把杜特尔特送去海牙。”

曾任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顾问的罗纳·利亚马斯则表示,马科斯正在试图“摧毁杜特尔特家族”。

“围剿达沃大本营”

进入2024年后,两大家族的斗争日趋白热化。2024年1月,在达沃的一场集会上,杜特尔特在演讲时炮轰马科斯是个“瘾君子”。杜特尔特的儿子、达沃市市长塞巴斯蒂安·杜特尔特,直接要求马科斯辞去总统职位,指责其未能有效解决犯罪问题,并批评其外交政策“危及无辜菲律宾人的生命”。

“马科斯应该想想罗曼诺夫家族和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命运,”他还威胁道,“想想1986年发生在你父亲身上的事情,你也许会重新考虑你所采取的方向。”1986年,时任总统老马科斯被推翻后流亡美国夏威夷,3年后客死他乡。

此时,莎拉和马科斯仍在维持联盟表面上的团结,并未将矛头直接指向马科斯。

马科斯也回应称,尽管莎拉的兄弟和父亲都对他提出了强烈批评,但他与莎拉之间并没有矛盾。

然而,2024年5月23日,马科斯阵营直接将手伸进杜特尔特家族的大本营达沃市。这一天,在菲律宾国家警察委员会的勒令下,达沃市警察局局长、杜特尔特的心腹理查德·巴丹以及40名警察被免去职务。当日下午,两支由菲律宾总统直接指挥的特别行动部队抵达该地区,接管当地治安。

到了7月,马科斯政府更是大刀阔斧更换了该市警察局局长及其手下所有分属警察局的局长。据达沃当地观察人士称,达沃市警察局这般规模的大换血,是该市历史上的第一次。

菲律宾拉普勒新闻网指出,此次达沃市警局遭遇大换血,不仅削弱了杜特尔特家族的力量,更是一种“公开的嘲弄”。

对达沃大本营的行动还不止于此,菲律宾政府还以涉嫌侵犯人权为由,对杜特尔特的亲密盟友、宗教领袖阿波罗·基博洛伊发起调查,并于9月将其逮捕。

菲律宾司法学院法理学和法哲学系主任托尼·拉维纳认为,马科斯阵营发起的一系列围剿行动,让莎拉感到巨大的压力。

莎拉的“复仇”

2024年6月,在杜特尔特和马科斯两大家族的斗争日趋激烈之际,莎拉突然愤怒地宣布,辞去政府教育部部长和反叛乱工作组副主席等要职,彻底退出马科斯内阁。她说自己决定离开的原因是“再也受不了了”,并指责马科斯根本不懂如何当总统。

就在退出马科斯政府内阁之后一周,莎拉宣布自己的两个兄弟和父亲将参加2025年的中期选举,竞选参议员。届时,所有众议院席位和参议院的一半席位都将改选。这场选举将被视为两大阵营的实力测试。2024年10月,79岁的杜特尔特也决定重新出山,并宣布已经完成了登记竞选达沃市市长一职。自此,“家族复仇者联盟”已然成形。

对于杜特尔特家族来说,同马科斯家族的权力之争更是一场关乎存亡的战斗。目前,杜特尔特仍面临着被国际刑事法院逮捕的威胁,而莎拉本人则因秘密资金和威胁总统等指控面临弹劾。

弹劾案通过众议院后,目前已移交参议院。根据菲律宾宪法,弹劾案需在参议院获得占总席位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支持方能通过。目前,莎拉的命运掌握在20多名参议员手中。不过,菲律宾国会正处于为期约4个月的休会期,参议院将在6月2日复会。菲律宾参议长埃斯库德罗称,对副总统莎拉的弹劾审理将在总统马科斯发表第四次国情咨文报告之后开始。

对于弹劾指控,马科斯仍未予以置评,但他此前表示不支持弹劾莎拉,认为弹劾之举无助于改善民生,只会让国会分心。而菲律宾总统办公室的最新表态是“不会干涉”。

《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总统在弹劾审判后垮台的原因》一书的合著者埃伦·托德西拉斯指出,目前参议员们可能正在等待马科斯发出是否应进行弹劾的明确信号。

“弹劾风险极高。”埃伦·托德西拉斯指出,若弹劾失败,莎拉今年就不会受到任何弹劾的制约,因为宪法规定,一年内只能针对一名官员提出一次弹劾诉讼。莎拉可能以“被迫受害者”身份赢得民意,角逐2028年总统大选;若弹劾成功,马科斯将面临杜特尔特家族的全面反扑。

(《中国新闻周刊》郑立颖)